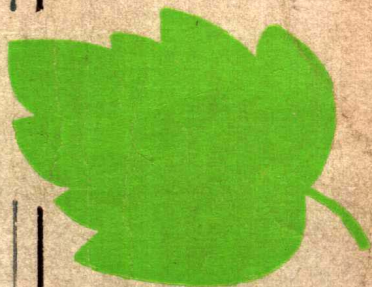


1247.7-41C₁



李 贯 通

正是梁上
燕归时

李 贯 通

正是梁上
燕归时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李贯通是近年来很有成就的青年作家。老作家孙犁曾称道说：“山东有个李贯通，他的小说另有一种写法。”又说，李贯通的作品“有自己的特色，语言也简练洁净。”

这本短篇小说集，选入了李贯通的近作十七篇，大都描写的是鲁西南的风土人情和微山湖一带的湖光山色。这些作品，含蓄、清丽，既叙事又抒情，富有历史感和生活哲理，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其中，《市箫》、《正是梁上燕归时》、《第二十个深夜》和《驶出冤家巷》等，都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佳篇。

正是梁上燕归时

李 贯 通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 插图 211 千字

1986 年 7 月第 1 版 198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400

书号 10331·240 定价 2.05 元

无序无跋，恂恂然将我的第~~一个~~
集子赤裸裸地呈献于阳光~~下~~！

——徐者贇

目 录

我家的珍珠兰	1
古箫	23
青石桥，飘过绿色的云	45
暖暖的百柳岗	60
父亲的唱词	81
孝子头	106
桑	121
晕眩	134
彩色的回音	145
“吹老”传略	157
一团火，一条河	176
小径掇遗（三题）	188
摸鱼儿	188
罗带玉簪	191
老古	197
莲子湾纪事	199
正是梁上燕归时	219
第二十个深夜	244
驶出冤家巷	269
再生岛	289

我家的珍珠兰

珍珠兰，木本，常绿。茎高二、三尺，有节。花虽无丽姿繁采，然其香幽雅浓烈如兰。

——引自某资料

一气之下，妹妹走了。带着珍珠兰。带着近于恐怖的惊愕，带着甚于冷笑的苦笑……

七月流火。树叶蔫了，河水浅了，柏油路软了，行人稀了。妹妹，骑车五十里，专程为我送珍珠兰而来。那披满风尘的灰蒙蒙的头发，那干裂发白的划着缕缕血丝的双唇，那湿燥嘶哑的嗓音，那汗水浸透了的白衬衫……可是……

“妹妹！妹妹——”

我喊着。是乞怜与哀求。妹妹头一低，蹬得更快了。只留下一道疲惫的车辙拖向天际。

就因为那句话。尽管我是为了妹妹。不管怎样，我已在我与妹妹之间栽上了一道篱笆。诚然，它是无形的，却比有形的更难拆除。

远方，妹妹是飞逝的一朵云，一簇雪。

我感到了孤独，仿佛一下被抛弃于渺无人迹的塞外草丛。

接踵而来的是凄凉、惭愧、悔恨、思索——哦，我尚有记忆，那亲切的由二十几个春秋精制而成的记忆啊！

二

在母亲慈爱的天平上，我和妹妹，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我六岁，妹妹四岁，我们缠在母亲身边，晃着脑袋游戏式地吮吸母亲干瘪的奶。母亲忍着奶疼，慢悠悠地给我们讲乌鸦反哺的故事。

“起来起来！这么大了，吃到几时？说过多少遍了，娇宠误后，自古皆然。哼！”

这就是父亲，县医院的中医。在他望闻问切为人看病时，象春风秋雨，温和宜人；在家里，却是位凛冽的风神。最不公平的是，每次训我们都要殃及母亲。

善良，谦卑，怯弱，合成母亲性格的内核。她嘴角上滑过一丝歉意的不自然的笑。妹妹藏在母亲的腋下，手指噙在嘴里，惊慌地听候“发落”。我胆子稍大些，机械地搔起根本不痒的头皮，自料父亲不会奈何我。

“腾儿，”父亲点了我的名，“医学三字经你背得熟吗？”

“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越汉季，有南阳……”我有了一个逞能的机会。从我稍有记忆，父亲就教我背诵这些食而不知其味的“短柴禾棒”。

父亲赞许地点点头。又向我们讲起天书一般深奥的“人生哲学”：“人生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身为男子，未必皆轰轰烈烈，或血染沙场，或文驰海内。但能自立、自重、洁身自好者，便是人杰。女子么……荃儿，你都四岁了，甘草甜，黄

连苦，知道吗？”

妹妹什么也听不懂。唯知父亲在训斥她，责备她。长长的睫毛凝重地眨了几下，两串泪滑过红红的小腮：“娘，我笨，我不好，您别要我啦！”

母亲连忙捂上妹妹的嘴。

重男轻女的偏见在父亲身上盘根错节。他眼里，我是中药房里的人参、鹿茸，妹妹只不过是灯草、蒲黄。

一次，有人给妹妹开了个玩笑：“小荃儿，你爹为啥不疼你？你不是他的亲孩子，你是从船上要来的！”

妹妹不见了。母亲找翻了天。邻街近巷，浅坑深井，呼唤，打捞。

城北有一条古老的河道，蜿蜒几十里，东入微山湖。河里，高桅连云，大舵劈水，长篙斜刺。前不见首，后不见尾。妹妹在河边走着，咬着下唇，踩着水草。夕照投在小脸上，显出斑斑泪痕。船上每一张脸都是陌生的，谁是亲爹亲娘？

“你见俺亲爹亲娘了吗？”

“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不知道。俺的真家在船上。”

妹妹向每个走来的人询问着。

一个该死的铁锚把妹妹绊倒了。我在河边拣蚌壳，听到妹妹的哭声，跑来拉起她。父亲来了，竟然指着妹妹嚷：“在这里疯！谁叫你把你哥哥引来的？回家去！”

妹妹出神地看着我。忽儿，两只小手托起我的胳膊肘，象一个姐姐搀扶一个刚刚学步的弟弟，在父亲的监督下，小心翼翼走回家……

妹妹，从那时起，你就“搀扶”着你不称职的哥哥了。为

我，你吃了多少苦头！

我上小学一年级了。有位大个子同学发出“号召”：“每个人凑三分钱，到瓜园里吃西瓜去，谁不凑，就吃我的‘疙瘩梨’！”大个子威武地挥动着拳头。

我为得到三分钱而苦恼！要知道，那时的三分，也许比现在的十元更难得。父亲从不允许我个人花钱。苦思半天，灵机一动……

当夜。我和妹妹被叫到里屋。煤油灯芯第一次挑得那么大，灯光时暗时明，时静时动，灯头上一缕小狗尾似的黑烟突突地向上窜，叫人毛骨悚然。父亲的脸阴沉极了，坐在陈旧的太师椅上沉沉如在睡中。只要他眼一动，便是闪电；嘴一张，便是雷霆。母亲抱着一个纳了一半的鞋底，呆痴地盯着灯，口微张，一副茫然无奈的神情。

“跪下！”闪电来了。

我和妹妹浑身一震，同时跪下。

“谁干的？！”父亲扔来一个纸包。我扫去一眼，心凉透了！是那摊被我挤出的牙膏。这管牙膏父亲才买来三天。下午，我卖掉了牙膏皮，正好三分。我不得已而为之呀！甜蜜的西瓜，吓人的“疙瘩梨”……

“抬起头！”父亲大喝一声，手指墙壁，“谁弄破的这幅画？谁？畜牲！”

那是幅水墨画，纸本，绫边纸裱，高一六〇厘米，阔四十五厘米，画的是一株珍珠兰。当时，我真为父亲的发火感到奇怪：一瓶牙膏，可用几个月；一张黄黄的破纸，糊墙也不合格！

“准是站在床上，拿桌上的牙膏，踩掉了蚊帐，蚊帐竿划破

了珍珠兰。”父亲把“案情”分析得非常正确。“小腾，准是你干的！”

我战栗了。又不敢“招供”。朝地上一坐，绝望地辩解：“不是我，不是我，我下午没在家。不信，问俺妹妹。”

“嗯……嗯……”妹妹困惑地看看我，搓着衣角，含含糊糊地作证明。

“不是他，就是你！是不？”父亲连问三遍。妹妹一句话没说，只是惊恐地低着头。

“好啊，你竟敢如此胡作非为！”

天哪，没想到父亲的审问竟是如此简单！他一手抓住妹妹的衣领，一手朝她屁股上打。母亲从不曾打人，今天例外地动了手。椅子歪了，煤油灯倒了，忙乱中父亲踩了母亲的“封建脚”，唯独没有妹妹的哭声……妹妹啊，我是罪人！胸腔里热辣的阵疼使我再也难以目睹。我向前一扑，护住了妹妹。

父亲住手了。又说起那些我们不懂的话：“嗟乎！珍珠兰。受辱于不肖之后，我有何面目见先父于九泉！”随即，又到院子里望月兴叹去了。

我拉起妹妹。她没有一滴泪，没有一点责怪、怨忿，象做完一件平平常常、理得心安的事一样，娴静而又略带倦容。她把垂在眼前的一绺长发抿到耳后：“哥哥，你睡吧。明儿早起上学。”

夜半，妹妹的哭声惊醒了我。

三

仲秋夜，在清风的音韵里，是个袅袅娜娜的梦。细露闲抛

暗洒。蛐蛐蟋蟀在草丛石隙里轻弹曼唱。圆圆的中天月，被一圈彩晕烘托，更显得雍容华贵……不论谁已有过或将有着怎样的苦衷与不幸，在这样的月夜里，都享受温柔与鲜润。

“哥哥，上学真好。”

天井院内，老槐树下，一张苇席上，我和妹妹谈天说地。妹妹上学快三个月了，这是母亲再三向父亲央求的结果。妹妹为母亲争了气，当了个副班长。

“好？这还算好！上大学才真好哩！每人发给一副眼镜，手表，常和毛主席握手。不过，要会作诗，和咱爷爷样。”我已上三年级，有了半是胡吹的形象思维的能耐。

“你想上大学吗？”

“还用问！叫娘去娘也愿意。”

“我也上！哥哥，大学里学什么？”

“别问了！说出来你也不懂。”我转守为攻，“我考考你，把你学的语文课文背一遍！”

妹妹站起身，双手下垂，目视正前，象在课堂上。“第一课，我们天天上学。第二课，学校里同学很多。第三课，老师教我们，我们要听老师的话……第七课，《公园里的花》。有一天，弟弟跟姐姐一块到公园里去看花。公园里的花很多。有红的，有黄的，还有白的。弟弟要摘花，姐姐说，不要摘，不要摘，花是大家的，要给大家看。”

我陶醉了。妹妹尖嫩的带着奶甜的童音给这静谧的夜抹上一层蜜。

“哥哥，公园里还有一种花哩！我写在你背上，让你猜。”

妹妹的手指在我背上划了两遍。

“珍珠兰！妹妹，你还没学，咋会写！”

“一报名上学，我就问了俺老师。”

珍珠兰，从我和妹妹罚跪那个运交华盖的夜晚起，我就对它望而生畏。为了避嫌，父母不在家，我决不走进里间。那口屋诞生了半个世纪了，常掉土块，加上捕之不尽的老鼠，难保它不品尝一下古画的味道。妹妹不然，父母不在家，她就守在里间。躲也好，守也好，自从母亲讲了珍珠兰的奥妙，我们就自觉地珍爱它，把它看作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珍珠兰是宋代著名画家郑思肖的作品。在我们家珍藏了七、八代了。爷爷是清末秀才，穷得家徒四壁。因为有了这幅画，便自认为富贵至极。偶尔有了几个钱，就买壶酒，手握朱笔，对着珍珠兰作诗编对。日本侵华，家乡大旱，地里颗粒不收，全家人坐以待毙。有个汉奸要以五斗高粱换珍珠兰。爷爷先是大笑，继之大骂。爷爷料定那汉奸不会甘休，叫父亲收藏起珍珠兰，领着全家连夜远逃。第二天，侵略者的刺刀插进爷爷的肚子。

“荃儿，你爹为啥看重你哥哥？”母亲摸着妹妹的小辫，“女孩子迟早要嫁人，干不成啥事。珍珠兰是国宝、传家宝，你爹的心尖子。你哥长大了，供他上学，有了学问，就传给他。”

妹妹瞪大了眼，似乎深沉了。对我们这个家庭有了确凿的认识：第一是珍珠兰，第二是哥哥。或者，珍珠兰和哥哥是不可分割的一体。

.....

“妹妹，你光会写，知道它好在哪里吗？”

“长大有了学问，就知道。”

树叶哗哗啦啦地响起来。风大些了。我们打个寒战，仍不愿到屋里去。

“荃儿，荃儿！”母亲喊，“孩子，你过来。”

童稚的敏感多在好奇。为什么只喊妹妹？那声音为什么特殊的迟缓、溺爱？我蹑手蹑脚避在门外，从门缝窥视。

父亲两手抱头躺在床上，一声不吭。母亲本来蜡黄的脸又增加了一层悲怆。她拿起妹妹的书包，小心地掏出书、石板、石笔。然后，凑近灯光，密针细线地给妹妹补起书包。

“娘，又不装石头，还用补那么结实。”

“荃儿，上学好吗？”

“好。”

“想上好多年吗？”

“想。”

母亲快五十岁了，眼花了，手一抖，针扎了大拇指。立刻涌出一粒仁丹似的血滴。

“娘，别缝了！”妹妹掏出小手帕。

母亲不应。一阵难堪的静。

“荃儿，娘问你，哥哥好不好？”

“好。”

“荃儿，咱家要有一分钱，跟哥哥您俩谁花？”

“哥哥。”

“荃儿，咱家要有一块地瓜，跟哥哥您俩谁吃？”

“哥哥。”

“好孩子，真懂事。”母亲抽泣了，书包括住了眼。

“娘，你咋啦？咋啦？”

一会儿，母亲蓦地把妹妹拉在面前，书包朝妹妹脖子上一挂，说：“我的儿，明几个……你拿它……挖野菜去吧！”母亲断断续续地哭了，父亲朝里翻了个身。

妹妹先是一愣，马上就明白了一切。她哭叫着，拚命地晃母亲，母亲的声音象一条只会呜咽而去的小河。妹妹又去推父亲，父亲象一座沉睡的黑黝黝的山。

我失魂落魄地又回到那张苇席上，席子上凉得如同结了薄冰。

四

妹妹失学了。

父亲时常默默地端相着妹妹——他对妹妹不那么厉害了。生活正把妹妹推到一个他想象不到的重要位置。

爬树，凫水，妹妹一天不闲。苦涩的柳叶、滑腻的榆叶、鲜嫩的水草、耐嚼的螺蚌……使我们全家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生命得到延续。妹妹那粗糙皴裂的双手、几多破绽的衣裳呀……

那一年，我高烧到了四十度，嘴苦，舌干。生活已有了转机，父亲买了油条、饼干。我不喜欢吃，想尝些鲜味的东西。

“哥哥，你想吃河蚌炒辣椒。”妹妹肯定地说。拿起网兜走了。我怎么也喊不回。

“荃儿，天又晚水又凉，快去快回。”母亲忧心忡忡。

太阳就要沉没了，玫瑰红、桔红、杏红色的晚霞舞乱了半个天空。

陡地，噩耗从匆匆奔来的脚步中飞炸出来：“李医生，李医生，你闺女淹死了！”

一刹那，父亲的惨叫，母亲的昏厥，我的踉踉跄跄地奔命，邻居们的呼喊……

褐黄色的河堤，聚集了数以百计的人。一位头发银白的老人牵着头黄牛，向着残阳慢腾腾地走着。人们尾随着，簇拥着。静得能听见那无数急促的呼吸。黄牛稳稳地挪动着。也许它通晓人情，眼睛痛苦地迷离着，走上几步就扭回头看看它的背。牛背上，横卧着我不省人事的妹妹。肚子里灌满了河水，散乱的黑发长长的垂挂着，一路洒落着浑水。

父亲哆嗦着脱下上衣，盖在妹妹身上。牵牛的大爷哽咽地说着：“唉，才十二、三的人！她扎猛子时，我是看见的。偏偏一条拖船过来了，偏偏她又是个贪多的孩子，到底压在了船底下……”

这支愈来愈多的队伍走出二里多路了。太阳已消尽最后一缕殷红的光，万物黯然失色。河水照旧流着。牛蹄声越来越迟钝稀疏，象一个发条就要松完的破钟摆……

“哗——”一声叫人感激涕零的音响！一股黄水源源不绝地从妹妹口中倾泻出来。妹妹，从死亡的边缘挣扎着回来了！

那一夜，油灯一直亮着。父亲在外间“静坐”，木然。母亲脑子里残存的又无可指责的迷信思想，驱使她跪在珍珠兰前，反复唠叨：“荃儿的爷爷，你老人家显了灵。”

“妹妹，谁叫你去的！你为啥？！”我气愤加疼爱地问。

“我自己愿意去的。为咱家的两个宝。”妹妹声音微弱得刚能听见。

我的心剧烈跳动着，如搁在白浪滔天的湖面，忽儿悬起，忽儿急坠，忽儿旋转。妹妹，这就是你生活的支点。也许，这支点说不上伟大，然而它蕴含的精神却放射着永恒的崇高的光！妹妹呀，这支点，使咱们之间关系完全颠倒了，变形了。你是姐，我是弟；你是忠诚勤劳的保姆，我是骄宠乖张的小主人。

你的心脏因我的跳动而跳动，你的血液早已默默地向我身上输送。

五

妹妹长成大姑娘了。春之花草，夏之雷雨，秋之云月，冬之冰雪……成年累月沐浴在大自然的恩泽里，大自然赋予妹妹青春的美。天然的微微弯曲的黑发象轻波细浪闪动着悦人的光。如工笔细描的延到鬓角的眉毛下，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格外有神，小巧的鼻子，线条匀称的嘴，都在和谐中透出一股灵秀之气。妹妹是俏丽、质朴、温柔的。但是，她惯常略略迷蒙的眼，紧抿的嘴角，又透露出坚毅、深沉与矜持。

姑娘漂亮必定引人注目，夜里，母亲经常把妹妹拉到一边，千叮咛万嘱咐，不知说些什么。父亲也引经据典：“女孩子求得冰清玉洁，是万古之则。你的终身，我们绝不包办。但对那些男小子，你不可轻信。”

妹妹面带羞晕。父母的担心全是多余的。

那个时候，二十出嫁已不算早。媒人们陆续登门了。遇到合适的人家，父母就和妹妹商量，妹妹一律拒绝。

“哥哥还没成家。我不走！”

父母最伤感的是我的婚姻。我多次对着母亲的眼泪和父亲的拳头起誓：宁肯孑然终生，也不做个庸而无能的丈夫。

“荃儿，别管你哥。女大不可留……”

“娘，只要哥哥不成亲，我一辈子也不离这个家！”

生活在一张力量纵横的网里，多强的心志也会被扭曲。时过几个月，妹妹主动要求定亲了。其实，还是为了我。

我高中毕业三年多了，一直在我们城关大队当民办教师。一个靠造反起家的县革委常委为儿子选妃，看上了妹妹。一时间说客盈门，金钱、权力、招工……象一个个闪光耀彩的钓钩，垂在妹妹面前。她都微笑着，轻轻地一一谢绝了。她悄悄地对我说：“珍珠兰喜欢长在干净地方，把它栽到粪坑污池里，会死的。”

于是，报复也理所当然地光临我家，我的民办教师因“超员”被裁了下来，不久，又抽我去开山。

为了让他们死了那份心，妹妹心一横，和一位老实厚道的解放军战士订了亲，并随即定了日子，去呼和浩特部队结婚。一连几天，母亲妹妹抱在一起哭啊哭，眼肿成了一条缝。

妹妹临行的前一天，父亲请来了摄影师。妹妹要求把珍珠兰拿出来，父亲同意了，挂在槐树身上。父母坐在前，我和妹妹并肩站在后。摄影师被感动了，随我们一块掉泪。仿佛一张合影，宣判了骨肉永诀。父亲叹唱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后，猛地吼道：“哭什么？喜事！”总算摄下了一张泪光惨淡的照片。

妹妹明天就动身去呼和浩特。父亲写了“北京”、“呼和浩特”、“火车站”，“女厕所”及妹夫的姓名、部队详细地址。教妹妹一一认下。

晚上，母亲为妹妹准备好了一个小包袱。有一身新的“斜纹”布衣服，一块没来得及裁剪的黑条绒布，二十个熟鸡蛋，十几张烙饼。一双新布鞋和五六斤干枣，是捎给妹夫的。

“荃儿，没个伴，你一个人去，行？千万放好那四十块钱！在车上，再困也别睡觉。荃儿，那身新衣服，路上别穿，到了……呼和浩特……再换上。”